太平小記

片事故代現與影電劇舊

出席了一個很特別的聚會，特別地方不在於聚會的形式和性質，是它比較少有的一批台灣讀者與本港兩位知名作家見面。這次遠道而來的會面不算私人性質，非什麼考察啦，學術探討之類的形式，只是這批讀者在台灣買書袖中了獎，除獲得了一次東南亞遊埠機會之外，更可前來本港和那本著作的作家會面。

你說是不是少見，是不是很新鮮？

和舉辦這次活動的出版社負責人談及台灣這兩位作家著作的反應，他說好極了，不然也不會辦得成這次消費龐大的遠遊活動。

這批幸運讀者足跡遍及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及日本，終站是香港，主辦機構負責全部費用（零用當然不算），以一個兩萬元港幣算，廿多個成員（其中有被邀請同行的文藝界貴賓）約共花去四五十萬，這消費怎能算「小意思」。

這位先生告訴我，他們這次主要是推銷金庸生的武俠小說，我們熟悉的「書劍恩仇錄」、「飛狐外傳」等燙金精裝本，金套在台售價一萬五千元，合港幣約三千元左右，買這些精裝本的讀者便可以參加抽獎。

推銷書籍而運用到如此大手筆，實在少有，這一點也是我覺得「特別」的地方。

港幣現在台灣真不值錢，一千塊只能換台幣四千多元，四千塊台幣在當地作不了什麼用途，四、五個人隨便吃頓飯已花去了，在香港也不過四五百元左右

（以中等消費言）。

回說台灣的文藝風氣，一般比此地濃，台北那條「書店街」（並非原名），顧客經常川流不息，學生們多愛在那裡打發時間，如果不是有這麼多書迷，一萬五千元台幣一套的武俠小說恐怕難有人問津吧。

若干朋友對大陸電影中現代故事片有偏見的，對自越劇片「梁山伯與祝英台」開始的舊劇片亦有好感，祇為他們對舊劇有興趣，而戲又通過像樣的電影語言而已！中國電影界著名女演員袁美雲與她由演員而成導演的丈夫王引已返上海定居，太太本演京劇，先生亦愛看京劇。當他看了大陸的京劇片「楊門女將」後，即讚不絕口，有云：「連『場面』都有蒙太奇呢！」京劇的樂隊稱「場面」。那些舊劇片中，較令我失望的祇有程砚秋主演的「荒山淚」，程砚秋演唱不俗，祇為電影語言運用欠好而已！黃梅劇「天仙配」大受歡迎後，香港拍了許多「時代黃梅調戲裝片」，這八字雖由我杜撰，自問正確，祇為把黃梅調編、唱得時代曲化，又用國語「時代曲」的生力軍，歌星擅此者在香港有席靜婷，在台灣有姚蘇蓉。時代曲指流行曲流行曲也沒什麼不好，蘇聯早已有了。據說無綫電視方面的汪明荃特輯中，她要與你小鳳合演某時代黃梅調古裝片中一段，我為懷舊，要欣賞一下呢。徐小鳳的歌我聽了不少，祇未聞其黃梅調耳。

對海峽兩岸的電影，我無偏見，大陸上現代故事片亦有出色者，例如「林家鋪子」、「城南舊事」與「野山」；再有清代歷史片「甲午風雲」。論戲，台灣片可與比的祇一部白景瑞執導、柯俊雄主演的「再見阿郎」而已。

隋唐皇帝是混血兒

隋代和唐代的皇帝，都是混血兒。先說隋代的皇帝。隋文帝楊堅，其母呂氏，都不算混血兒。但他娶獨孤信第七女，所生諸子，包括楊勇（太子）、楊廣（隋煬帝）……都算混血兒了。因為獨孤是鮮卑複姓。

魏孝文帝時，獨孤氏，會奉旨改為劉氏，後來，宇文泰又要他們恢復原姓。獨孤信和宇文泰並為西魏「八柱國」之一，他的女兒，一個是周明帝宇文泰之子（之女，所生諸子，包括李建成、李世民（唐太宗）、李元吉、李元霸）、李元吉、李元霸，都是混血兒。因為竇毅是鮮卑人，本姓紇豆陵，也是魏孝文帝時，恢復複姓紇豆陵。隋文帝時又復姓竇。竇毅的外孫（其祖先奉旨改姓竇的，到了宇文泰時，恢復複姓紇豆陵。隋文帝時又復姓竇。竇毅的外孫（唐高祖諸子）當然是混血兒了。

唐太宗李世民娶長孫晟之女，所生諸子，包括唐高宗李治，當然也是混血兒。長孫也是鮮卑複姓。

魏孝文帝所賜的，原姓長孫這個複姓，也是魏孝文帝所賜的，原姓一時忘却，總之是古靈精怪。

看書的份量

婚姻大多數時候是一種交易，是講求「平等」的交易。

別以為往日的「竹門對竹門，木門對木門」的婚姻是封建、勢利。自由戀愛而結合者，何嘗不講求彼此份量的平衡？

你掌握的砝碼夠份量，就可以要求對方多一點；假如你自己一無是處，又怎可以要求對方是個衆皆評予「九分」的人選？

雖然，各人對各種砝碼的計算方法不同，有些人把財富算多一點，有些人把樣比重的砝碼；即使你在其他方面吃虧一點，青春就可以補償許多。

對女子而言，「二八無醜婦」，青春可以抵消其相貌平凡；假如年紀大了，即使她會經是相當美麗，這時也變得不起眼了啦！

對男子而言，「寧欺白鬚公，莫欺少年窮」，人們都對年青人的前途看好的；而年紀大了，即使成就已勝一般，人們還是評之曰：「僅此而已」。年青的壞蛋，也有人寄望他會改過；對年紀大了的，還希望什麼？

印度老虎慳咬死人

「老虎慳」真惡得交關。

去，但從印度報章上看到的一則「老虎慳咬死人」的報道，特補記一下。

森林裡，發生了一頭「老虎慳」咬死一個婦人的怪事。

在印度，老虎咬死人的新聞常有發生，印度的老虎咬死人於虎口。更為奇怪的是，每年都有數十去年被老虎咬死的婦人，又和中國成語有關。

虎穴，焉得虎子」這句成語。却原來，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以南三百多公里的一處森林中，有很多老虎。附近一個鄉村的一名婦人，探知其中一隻老虎生下兩隻老虎仔。她本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這句話，進入虎穴，把老虎仔偷去，老虎慳發現老虎仔被偷，咆哮窮追，並把那婦人咬死。這一次，婦人雖然「身入虎穴」，也偷得老虎仔，但逃不過被咬死的這一着，可見這句成語還有不足的地方，也可見老虎慳的兇惡。

印度其他被老虎咬死的人，則是在「養虎為患」這句成語之下犧牲的。印度政府鑑於一種生活在印度的「五加拉虎」面臨絕種，乃設立老虎保護區及禁止捕殺，這麼一來，老虎的數量就增加了，但是，在老虎保護區附近的村民就苦了，老虎常常從森林中跑出來，追隨着牛車所走過的道路，四處覓食，見人就咬。

婿女選仔姐大看我

最近幾年，內地有些農村姑娘選女婿有許多條件，其中最主要的一個條件，便是要對方頭腦靈活，有創業精神。因為具備了這個條件，便可以發家致富，生活便有保障。

其實，任何一個背年男子要娶妻，他們的心目中也一定會有許多條件。不過在內地，男子娶妻似乎要比姑娘選女婿容易得多，所以他們母須把條件掛在口邊，只要自己留意尋找，他們多半能夠如願以償。

不知是不是這種選女婿之風吹到了香港？最行我聽到有好幾位喜歡搖筆桿的主要的便是要大姐仔，忽然也在大談其選女婿。如所周知，香港絕大多數女性選女婿的條件，最是隋文帝的皇后。

唐高祖李淵，娶竇毅非財莫辦，青年男女如要結婚，講一講錢也並不十分庸俗。假如不講錢而糟然結婚，首先碰到的便是柴米油鹽，其次便是業主和二房東來催租，試問你們如何應付？難道，小夫妻倆可以搬到街邊調騎樓底和喝西北風麼？

所以我以為，男女青年要結婚，必須要有相當經濟基礎。否則，便還不能結婚。最低限度，大姐仔不能嫁個失業漢，除非妳有大把錢養他。除了錢而外，大姐仔選女婿最最重要的一個條件，不是他士啄，不是他有型，也不是他口舌便給，而是要他眞正誠意合，志同道合，能夠互相帮助，甘苦與共也。

意大利菜

但因為意大利菜中，兩種東西如意大利粉及碧紗批等，有一種變了體的美國貨，尚早已流行，所以令人有感到很特殊的疑念，以為意大利菜全都不是名貨的東西，而且限于一些普及的小食而已。

其實那些美式意大利小食，而因為上個世紀有不少意大利移民，到了美國去定居，因而帶了他們的家鄉食品去。

但因為這些移民，十居其九出身相當勞苦的大衆，所以當然不會帶了意大利的受歡迎，所以變得意大利粉與碧紗餅等等，是那麼地大行其道。

其實在意大利菜中，那些小食，根本上是如開胃菜而已，並不是當作一餐中的主食的。意大利人胃大，食量奇巨，可以一頓餐吃上十度八度不同的菜。

那些麵製小食，不過是剛剛開口時所吃的小品而已。

有些人擴大了意大利菜的理由，則因為意菜的份量，大多數是太巨了。

醒目詩詞

減字木蘭花

佔用官地

衙前露宿，請願多天尚未哭。傳票飛來，意外幾乎被彆呆。拒收傳票，此紙任由委地了。只願人知，官地何嘗去佔之！

虎口

下班回家，許多時候跟同事小謝同乘一車，下車後，她價常地不依斑馬線走，逕自橫過馬路。我不祇一次跟她開玩笑說：當你橫過馬路之際，最好揸住兩張「紅底」；她也往往輕淡地答我：咁唔呼！

終于有一次，她苦着臉對我說：

「眞係咁唔喲，昨天給抄了牌！」

大抵，香港生活緊張，許多人「過路」時總是「急不及待」。我每天上班，將到斑馬線住個簿仔，執豆咁執。那些「急不及待」的路人，有者埋頭趕路不顧其他，有者見黃燈亮，還要搶先一步，心態不一；差佬們抄牌如拾芥，輕而易舉。

我還看到過一個這樣的例子：一個幹婦人，穿得挺高貴，黃燈亮起，她就急不及待衝到，紅綠燈前，總見二三差佬擋「中途島」去。旁邊有一個肯戴「一粒花的人輕「喂」了一聲，那胖婦人由頭蹬他一眼，還憤憤不平地說：我到安全島去不可以嗎？看樣子那「一粒花」原沒有「抄牌」的動機，但由于那胖婦女目中無人、目中無燈的態度，已對方激怒了，那「一粒花」跑了一條街位，截停了那婦人，後事如何，不問可知。「慢慢走，馬路如虎口，交通規則要遵守……」一年車禍過千宗，大半由于行人的不守規則，而每年都有那麼多車禍。我走路絕不爭先恐後。所以人生路途上也有一份穩妥的安全感。

醒目

雪花風

簡清

意大利菜

歐洲菜在香港流行的，除了法國菜以外名菜去，而只帶了一些錢了。其升幅也令人吃驚。只是現在一兩元，在人們眼中，已經「不成氣候」。以往去大牌檔吃早餐，三數角就足夠；現在作同樣的享受，起碼要六七元。銀紙的不值錢，於此可見一斑。

醒目

春不老

雷鈞

港人物港

靠把口搵食

温先生教子說，當大人談話時，切不要插咀，當教訓他時，更不要駁咀。胡鳳雨先生搖頭要手道：「温先生如此教子，差矣，太落伍矣！當今之世，多少人都是靠把口搵食。孩提時代，正需要多加磨煉，豈可窒住晒乎？」

胡鳳雨先生舉了某某議員為例，道：「他能夠一口氣雄辯個多小時，如非訓練有素，曷克有此表現？」他又道：「另有些議員，他們雖大姐仔，忽然也在大談其選女婿的條件。

這個條件。

大姐仔選女婿，萬事非財莫辦，青年男女如要結婚，講一講錢也並不十分庸俗。假如不講錢而糟然結婚，首先碰到的便是柴米油鹽，其次便是業主和二房東來催租，試問你們如何應付？難道，小夫妻倆可以搬到街邊調騎樓底和喝西北風麼？

所以我以為，男女青年要結婚，必須要有相當經濟基礎。否則，便還不能結婚。最低限度，大姐仔不能嫁個失業漢，除非妳有大把錢養他。除了錢而外，大姐仔選女婿最最重要的一個條件，不是他士啄，不是他有型，也不是他口舌便給，而是要他眞正誠意合，志同道合，能夠互相帮助，甘苦與共也。

醒目

常青樹

林漢

醒目

天窗

程知

外國名菜

吃東西是有習慣的，貴價的東西並不等於一定好吃，當然，這與口之於味，各人不同很有關係。

世界上有很多名菜，雖然沒有機會嘗過，但是，已經接觸到外國菜中，怎麼也比不上廣東菜，甚至連中國的外省菜，總的來說，也比不上廣東菜，這或許是個人的愛好。

到歐美旅行是很多人嚮往的地方，但是在歐美吃到的東西，人却不敢恭維。

會經光顧一家據說是法國名廚主理的餐廳，收費十分驚人，算港幣約四百多元。

識食的民族。這次光顧法國餐廳，那不是一般貨色，從收費來說，顯然來頭不小，因此，在食品還未送進咀裡之前，心裡却想着好好的享受一次世界名菜。不料，當食品送來的時候，也許是口味不同，而且沒有調味品，那簡直是味同嚼蠟。這一頓，可說是乘興而去，敗興而返，更因而對其他什麼外國名菜無法引起興趣。

醒目

安焦眼

魯菲士

大塊小品

養魚與安全

曉叔

養雀與養魚，同是歷史悠久了，但養雀籠和養鳥杯，還越古老越名貴。養魚則不化，已電氣化了。魚缸也由陶缸進而為鐵架玻璃缸，再進而為鐵架玻璃缸，至於電要有一個電動氣泵，一枝光管，如是所養的是熱帶魚或珊瑚魚，更多一條電暖管。養魚不是比養雀現代化得多嗎？

一缸魚有了各種電氣設備，擺放在室內，美觀得多，不過，這些電器，據消費委員會檢驗過，有不少是不符合安全標準的，很可能會漏電。而最近有一宗火警，據說起火原因，是魚缸內的電器洩電而引起的。

可是那一種是安全那一種不安全，養魚的人是不得而知的，如果用着不安全的，豈不是十分的「牙有關方面，對於那些養魚的電器用品，應加以檢查、管制。

世情話

人情的人夫萊泰查

地等于香港有一部平治牌車，却寧願換一套小說，這自然是當年內地對通俗小說的如飢似渴。現在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因為內有歌頌性交夫人的情人」，那種描寫倒有文學樂趣的成分，是不容否定的。

翻印本售價每冊人民幣高達三十元。三十元在香港的書價是貴貴些，但在內地書價的標準來說，那眞是貴得人驚了。試想一個工人每月不外幾十元薪水，花半月或一月工資去購這本書，可以麼？不過內地的事情，有時是我們想像之外的奇怪。多年前，那時金庸的武俠小說，內地還未曾全部翻印，當時有親戚告訴我，有人將以一部鳳凰牌的單車，換一部「射鵰英雄傳」。我以為聽錯而不敢相信，但親戚說得認眞，該是無假了。

一部鳳凰牌單車，當年在內地等于香港有一部平治牌車，却寧願換一套小說，這自然是當年內地對通俗小說的如飢似渴。現在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因為內有歌頌性交夫人的情人」，那種描寫倒有文學樂趣的成分，是不容否定的。

翻印本售價每冊人民幣高達三十元。三十元在香港的書價是貴貴些，但在內地書價的標準來說，那眞是貴得人驚了。試想一個工人每月不外幾十元薪水，花半月或一月工資去購這本書，可以麼？不過內地的事情，有時是我們想像之外的奇怪。多年前，那時金庸的武俠小說，內地還未曾全部翻印，當時有親戚告訴我，有人將以一部鳳凰牌的單車，換一部「射鵰英雄傳」。我以為聽錯而不敢相信，但親戚說得認眞，該是無假了。

醒目

詞

飛白

新潮瓷器

近代的瓷器製作，頗多古靈精怪的製品，這皆因現代人除了講究各種用品的實用性之外，更講究的是其趣味性的製作，因此世界各地的瓷器商人，都循着這條路綫來生產。以往，日本的製作被公認為最有特色者，現時，美國貨亦同樣有各種獨特的構思，同樣被欣賞。

這一套新潮色彩極濃的瓷器，便是一例，這除了是機樣別緻之外，其色彩又十分多姿。至於用途如何，則可觀乎自己的喜愛了。

醒目

食館

內地客看香港之二

現在情況有所改變。內地人通過到香港來實地觀察、調查研究、耳濡目染，通過在香港生活了一段日子，他們會產生比較深刻的感受與體會，他們自會同內地社會作比較。

例如，去年一位來港探親的親戚，深有感觸地說：「原先以為香港人一定講究穿衣、衣着時髦，上班出門必西裝畢挺，女人也必個個塗脂抹粉，然不知來港一看，却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時下香港人，衣着講求實用便當，走在大街小巷或乘坐交通工具，不少香港人都是T恤牛仔褲，穿着樸素、大方；雖說穿奇裝異服的人也有，但那是佔少數。」

他把香港跟上海、廣州作個比較。他覺得，近幾年上海人、廣州人，穿着打扮，不論男女的老同學，對香港某些穿西裝成風，上班下班，社會福利感到不可理喻。上的香港老人，每月均他聽說凡是七十歲以可領到港府的老人津貼（二百多元零用）；又

醒目

詩

一束情

一雙手掌向下

向下按着

按着輕輕地

軟軟地像按着一個嬰兒

像按着一個失望

一團沮喪

一片感傷

一場噩夢

就這樣

我輕輕地按着你

心中充滿同情

充滿了愛惜

洛美

醒目

面

龍

薛后

千挑萬選才選定了她做主角

拔女主角，就跑了許多地方，傷了許多腦筋。當年有幾十個國家中請來中國，參加紀念魯迅的活動，這部影片要在這樣的場合推出，而且事後還要在國際上放映。

水華是一位非常認眞的導演。他過去拍的「白毛女」、「革命家庭」、「林家鋪子」和「烈火中永生」都有很好的成績，也得到很好的聲譽。為了物色扮演子君的演員，他跑了許多地方，看演出，看影片，看劇照，到許多大學裡面去採訪，經過他考慮的有一百多人。

千挑萬選，萬選千挑，最後水華選上了林盈。那時，林盈只是一個鋼琴教師，不是專業演員。她拍過的影片中，担任女主角？最初，林盈自己也有很多顧慮。一是因為自己的健康情況很差，當時還在全休，而拍戲的生活，是很不規律的。這樣，她便接受了，同時，也因為魯迅是她最崇敬的人，她願意為紀念魯迅盡一些力量，即使是很吃力，她也不在意。

誰知製片場得，却有一個人選，年輕漂亮，關係又好。因此林盈就苦了心目中，已經有了一個人選，年輕漂亮，關係又好。因此林盈就苦了在拍攝的過程中，她時時受到抵制、干擾、排擠，而且得到很多的好評。就在這樣的困難條件之下，她終于把戲拍完，而且得到很多的好評。

尚京專欄

導演水華還要對林盈做說服的工作，林盈看了電影劇本，也很滿意。

這樣，她便接受了，同時，也因為魯迅是她最崇敬的人，她願意為紀念魯迅盡一些力量，即使是很吃力，她也不在意。

誰知製片場得，却有一個人選，年輕漂亮，關係又好。因此林盈就苦了心目中，已經有了一個人選，年輕漂亮，關係又好。因此林盈就苦了在拍攝的過程中，她時時受到抵制、干擾、排擠，而且得到很多的好評。就在這樣的困難條件之下，她終于把戲拍完，而且得到很多的好評。

醒目

市井吹彈

徐賁

物價

醒目

笑一笑

埋泥土

主人：「怎麼把泥土堆在我門前？」

工人：「沒有地方擺放！」

主人：「何不在旁邊掘了一個洞埋了它？」

追來了

友：「慢走！為什麼這麼急？」

犯人：「我不願和人家爭鬧。」

友：「究竟什麼人要找你？」

犯人：「偵探！」

借兵

在半夜裡，大飯店的一位住客跑到經理室敲門，把經理喚醒，住客說道：「四樓的十號房間內，夫婦二人吵鬧不休，妨礙隔壁住客的睡眠。可否請你去交涉一下？」

經理問道：「那就是住在十號房間隔壁的那位先生嗎？」

住客答道：「不是的。我是十號房間內婦人的丈夫。」

鬼要頭

一好賭者，家私輸盡，不能存活，取繩上吊，忽見一鬼在樑上云：「快拿頭來。」此人曰：「待你開得這口，我輸到這般田地，還來問我要頭錢！」

借燈光

某劇團演唱夜劇，子弟均極劣，引商刻羽，全不成調，觀者至此，一覺便去，最後一人笑罵曰：「如此佳音，愈於勿唱。」台下諸子，俱各歸盡，台上人曰：「歸者任他歸，唱者憑我唱。」因指台角「婦曰：「莫謂無人，尚有此識貨者也。」媚畢首曰：「我並不會看戲，其所以戀戀於此者，蓋就燈光以雖鞋底也。」

骨肉分離

某戲癡，動輒高唱戲謝，會家中除夕年夜食，團年飯，某攪鷄一塊，孰知肉爛極，骨即落去，某即唱曰：「骨肉分離。」其父怒，奮拳撻之，某躍避堂隅，手指父，唱如故，曰：「你在東來我在西……。」

醒目

歡家樂庭

醒目

笑

醒目

天氣先生和「生兒子

最近大霧，黃梅時節，要提着一盞稀橙外，畫面還傳來輪船在霧海中航行時發出的「嗚……嗚……」喇號聲。

「天氣先生」的趣怪動作和聲響，把將近兩歲的兒子引得目定口呆，當天氣預告完畢天氣先生」說：「拜拜、拜拜！」

爸爸夜歸，來不及看天氣報告，於是當乃父回家，兒子急不及待地把「天氣先生」的說話和動作重演一次，引得闔家捧腹大笑！

電視確有其吸引孩子的地方。色彩繽紛的畫面，明快的節奏，要是加上一個可愛的卡通人物，那就更能使小朋友興奮雀躍。

因為一般的電視節目都不大適合兒童，所以我家兩小者看電視的時間是受管制的。除了中午一小段兒童節目外，就是晚上的新聞報告和天氣報告。對新聞報告，孩子必看的項目大；可是「天氣先生」却是兒子必看的項目了。

新聞報告的結束音樂一奏起，不論兒子正在家裏的那一個角落玩耍，他都會立即放下手中的玩具，速速走到電視機對面的沙發正襟危坐，靜待「天氣先生」的出現。卡通的「天氣先生」有不同的可愛動作：

晴天太陽的笑臉，一朵快速生長的小花，加上「天氣先生」，還有輕鬆愉快的口哨和踏步聲。

陰天呢，烏雲遮去太陽，「天氣先生」「啊！」的一聲讚歎雨天可憐糕，「天氣先生」淋得一身濕，還要被大雨追着走。

「天氣先生」除了雨天可憐糕，「天氣先生」除了「唔！」「唔！」失望了！